

男子童

669197-99

44.572

44.556
G1556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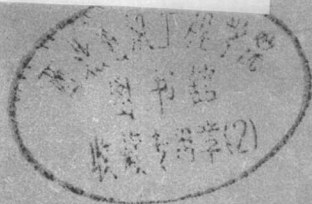
童 男 子

陶明国 著

流通 3 册



10024193



安徽省文联 编

52475

童 男 子

陶明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安 徽 省 文 联 编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66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400

统一书号：10355·806 定价：1.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些人物，就活在读者身边。你能感知他们的行动，但能透视他们的灵魂么？

对世态人情的解剖，对历史积弊的鞭挞，对美好心灵的赞颂，构成了一幅幅巧妙的画图。这里，有浓墨重彩，也有轻烟淡雾；有惊涛骇浪，也有山溪叮咚……透过这些画面，你不能不沉思：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道德的力量在哪里？爱情的真谛又在何处？

序

徐文玉

我和陶明国同志素不相识，平时对他的作品涉猎很少。要写出一篇能切中作者的生活道路和艺术特色的序，不禁有“缺少了解”之感。然而，安徽省文联为青年作家编选结集，嘱我为《童男子》作序，让我分享扶植本省文学青年的光荣，这又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于是我潜心拜读了小说的清样，并按图索骥地循着作者自述的生活足迹和创作路径，窥探起他的艺术匠心和艺术才能，以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写下这些文字，作为对陶明国同志在文学之路上取得初步成功的祝愿。

陶明国同志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坎坷不平的。初中时代萌生的文学幼苗，虽经扶植，大有破土而出的趋势；可是极左路线、十年浩劫，就象崎岖山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一般，几乎堵压、窒息了幼苗的生命和人生追求。他不甘沉沦，更不甘被泯灭。他在等待，期盼，依然时断时续地做着文学之梦。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2018/100

三中全会以来，重压、路障消除，他有志于文学的心又激烈搏动。他以稳健的步履在文学之路上迈进，并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态势，辛勤而挚着地笔耕，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收获。正如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王天不负有心人”。这部以九个中短篇组成的小说结集，就是一个在文学殿堂不甘被泯灭的文学青年苦苦求索的心灵迸发出的火花。这束璀灿的火花，映照出作者的生活道路、时代侧影和历史积淀而成的各种人物的灵魂的秘密。同时，我还从中窥见了作者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一些特色。

作者所坚持的仍是现实主义之路。现实永远是文学的大课堂，作家创作的源泉。现实是人和人的行为、观念和情感、物质和事件、以及超感觉的实体的总和。因此，作家在这包罗万象、万卉纷披的大课堂中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离开这个课堂的一切创作都将是凿空强作的无病呻吟。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不赶时髦，也不旁骛，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忠实于自己对所经历的生活的感受，使自己的想象、激情、体验、思索落在实处，在传统的表现方式的基础上拓宽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方式与技巧的路子，这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求实精神。陶明国同志正是沿着这个路子前行的。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世态人情，被历史积弊和现实的腥风扭曲了的人性，以及对美好境界的追求等等，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创造出来的；所有的人物都是人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动的艺术形象。《蟹灯》中

一心为农民办好事的老农民诸照禾，和永葆革命本色的干部明传喜；《天涯人》中的科技工作者薛文丰；《无名的纪念》中不知名的某报副刊编辑；《陌路》中的不忘农民的青年画家秦鹏……这些人物身上的革命传统、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是我们生活的光明和希望，值得我们赞美和怀恋。就象下海采珠一样，作者把他们从被污染的生活海洋深处采集起来，尽管在这些人物周围有许许多多污秽。这种心迹是作者从凝重而沉炼的笔墨中透露给我们的。现实生活，现代意识证明，象诸照禾、明传喜、不知名的编辑这样的人物，的确少了，或者说是隐匿了，需要去寻找，去发现；要刻划众多这样的人物是多么不易啊！现实生活中象嫉贤妒能的蒲学成（《天涯人》），满脑门第观念的朱医生夫妇（《陌路》），以及被极左思想污染、毒害，人性被压抑、扭曲了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却是成批量的。例如《童男子》中的童男子，“对出身和社会关系的重视超过一切”，找对象非家庭出身“红五类”、社会关系绝对清白的不要，最后竟不知夫妻为何物而命归黄泉的变态心理；《幸福的一对儿》中的新婚夫妇，沉醉在无尽的欢乐和享受的所谓现代生活之中，在新婚之夜以上吊作乐而葬送了性命的人性堕落；《大先生小传》上部中的卢三五，由一个聪明的高中生而沦为乞丐、懒汉、毫无人格自尊的怪人等等，对这些人物，作者是含着凄楚之泪、强颜欢笑写出来的。别以为他的《关于狗的报告和批复》、《幸福的一对儿》、《大先生小传》，仅仅是赵树理式的幽默、谐谑

的笔法。不是的，这是作者灵魂震颤的流露。赞美、怀恋、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抨击历史积弊、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这是整个小说集的主旋律，也是作者选材、总体的艺术构思的内在秩序和准则。

陶明国同志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传统的情节小说，但却有自己的艺术追求。文学是人学，它是通过对人和人的个性与情感的精细描写，来揭示社会生活各种人际关系，从而使人从中得到美的享受的。因此，“文学是人学”的深层含义就是个性和情感。没有个性就没有人物。个性是情感的载体，情感是个性的血液和脉搏。个性和情感就象灵与肉一样是始终统一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写出活生生的人物个性，正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要津。陶明国的小说很注意对人物个性的刻划，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是个性各异、姿色纷呈的，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这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读完小说集，我们不难发现，陶明国同志的文学功底比较厚实，文化知识素养较好，艺术的思维比较敏捷，艺术表现也颇有功力。朴实，思想深沉，构思缜密，忠实于自己感受到的生活真实，着力写出人物的个性，这是他的小说艺术的一个总的特点。正因如此，他的有些小说的意蕴象古潭一样，很难一眼见底。象《己之不欲》，初读觉得一般，再读、细想，就觉得意蕴非浅。一对朋友，一个是教师，一个是领导干部，在下棋中结成了知交。他们共同痛恨当今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认为“长此以往，无

疑将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对这种坏风气的危害，认识得异常透彻。但是，他们同样逃不出关系网。已之不欲而欲，正是当今现实生活中的严重积弊，很难回避得了。假正经，两面人，正是被这种积弊所扭曲成了历史怪胎。声言已之不欲是一种自我讽刺。《大先生小传》中的卢三五、吕大宝，这些人物的扭曲与变态，其意义也是很深刻的。

当然，小说集也还有不足，从总体上看，似乎有点“小家子”气，小说的气魄、场面、人物等扩展不开。尽管有的作品具有小家碧玉式的剔透玲珑之美，但毕竟艺术视野、想象的天地还嫌窄了些。《大先生小传》的新篇不及旧章，新篇给人一种拖光明尾巴之感。这大概和作者拘囿于一地的业余创作环境有关。作者是有才气的，我相信，只要脱出狭小生活的樊篱，是有可能写出具有大家风度的力作的。

1986年9月29日于安徽大学

目 录

序	徐文玉
蟹 灯	(1)
己之不欲	(84)
天 涯 人	(89)
无名的纪念	(109)
陌 路	(129)
关子狗的报告和批复	(157)
幸福的一对儿	(167)
童 男 子	(190)
大先生小传	(202)
作者自述	(274)

蟹 灯

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会有知名度较高的人物。诸照禾就是我们江洲公社的一个“名人”。名人出名，各有原因。诸照禾之为名人，是因为他的福气。

诸照禾今年七十三岁，自然已是古稀之年，但却不显什么老态，乍一见，都以为他只有五十六、七岁。脸上生得饱满，皱纹不很显眼，面色红润，加上说话声音洪亮，一点也不给人老的印象。一口气走十来里路，不怎么喘大气儿。与他差不多时候退休回乡的一些老工人，有的已经老态龙钟，行动不便；有的则已作了古人。唯独他倒象得了什么神通似的，居然以古稀之年而乌发童颜。全公社的老人们几乎都知道诸照禾的身子骨好，人们在猜测：这老头儿大约真要活百岁以上吧？

其实，年逾古稀而越显童颜，这只是诸照禾的福份之一，他更有别的福份在。从前总是说，多子多福。诸照禾压

根儿就没有“子”。不只他自己没有子，追溯上去，他的父亲，祖父，也都不曾有子。他父亲是祖父的养子，他自己，是他父亲的抱养子——诸家已经三代无子相传。但在诸照禾这一代，却是无子而有福。老夫妻两个一世只有一个独养女诸玉茹。诸玉茹今年四十二岁，当过多年的大队妇联主任，如今是公社农具厂的负责人，在本地自然也算得一个名角儿。在家里，她对父母十分恭敬孝顺。至于女婿许开国，自然更不用说，是堂堂的公社书记。二十年前，当大队会计的小伙子许开国招亲进了诸家门。入赘二十年来对岳父岳母从未有过言高语低，跟妻子也从未红过脸。与诸照禾同辈的人，没有不夸老诸有一个好姑娘、好姑爷的。

不过，这都是人们用局外人眼光来看诸照禾的晚年幸福罢了。诸照禾自己也许倒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味道哩。他从来身体健康，没病没灾，似乎他的身体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无病无恙，也就无所谓有福；女儿女婿待上人好，也是从来如此，他也就几乎不去想象下人待上人不敬不孝会是什么样子，似乎天理人情，父慈子孝，天下事本应如此，也便无所谓有福可言。对于老人自己来说，晚年的福气倒是别有所在，这就是：带了蟹罟蟹网，到附近的河里、江边去捕蟹。

诸照禾年少时为了度命，一直跟着父亲捞鱼摸虾捕蟹，练就了捕蟹的好本领。那时每到出蟹时节，父亲便带了年少的诸照禾在夜晚去江边或河旁张螃蟹。在水里布下网，

网的纲绳由浮子浮着，网的下边被用瓦片磨制成的“网脚子”坠沉到水底。有螃蟹上网了，于是水面上的浮子晃动起来。这时候，年少的诸照禾便欢呼起来：“上网啦！”父亲便将一条胳膊伸到水下，很快地提起网的一端的下边，与水上面的纲绳相合，于是网在水中被折合，螃蟹便被包在网中了……多少次的期待，多少次的欣喜，多少次的性急，又是多少次的欢呼，还有父亲那张木刻般脸上的喜孜孜的笑颜……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诸照禾年少的心里。在父亲过世多年之后，作为他对父亲最深情的回忆，莫过于在夏秋的夜晚，同父亲一道去张网捕蟹的事了。女儿玉茹，从小就迷上了爸爸捕蟹的行当，夏秋时节，每当在区粮站公干的爸爸下班回来，总催爸爸去捕蟹。于是，夏秋之夜，在凉风习习的水边，在那盏光焰摇曳的蟹灯旁，诸照禾父女二人度过了多少个充满乐趣的时辰。光阴荏苒，转眼两个十年过去。夏秋之夜，在往年闪动着蟹灯的那些地方，享受捕蟹乐趣的，不再是当年的父女二人，而是祖孙二人了。孙女诸丽蓉从五岁起，就跟在爷爷诸照禾脚后，去领略她妈妈、她爷爷分别在二十年前、四十年前曾经领略过的生活情趣了。而几十年来，在两代人一道捕蟹的蟹灯光亮的闪动之中，诸照禾的身影却象一个贯穿几十年、几代人生活的神奇而坚韧不变的魔影，一直与蟹灯同在，与蟹网、蟹罟同在，与诸家的几代人同在。闪动的蟹灯光也就慢慢地成了诸照禾几十年来别具风味的家庭生活象征和印记。

解放后，诸照禾一直在江洲粮站工作。退休之后，便重操少年时的旧业，每到夏秋之季，便张起蟹网，或在河里放蟹罾，捕起蟹来。近二年，女儿玉茹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且有公务缠身，自然早已不再有捕蟹的雅兴。孙女丽蓉也已二十出头，大姑娘自有大姑娘的活计和兴趣，自然也早就不做爷爷捕蟹的帮手。然而诸照禾老人捕蟹的兴致却并没有因此而稍减，竟似乎比以往更浓了呢！

诸照禾家所在的长安庄离江边不远。每到捕蟹季节，他便收拾整修了蟹网、蟹罾。白天，三十几把蟹罾下在江边水中。他自己坐在高高的江岸上，屁股底下垫一张塑料布，上面放着酒瓶和菜肴。呷一口酒，眯起眼，喷动着厚厚的两片嘴唇，评品着滋味；伸出筷子，夹一块白切鸡或是红烧鱼送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着。眼前是坦坦荡荡、缓缓东流的长江。江面上有轮船、木船来往。江对岸有青山如屏。好一派如画江山！耳边响着音乐——他总把豆腐块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中山装的上衣袋里开着。在音乐的优美旋律和如画江山的陶醉之下，借着微微的酒力，老人是常常沉醉在一种无忧、忘我的精神境界之中的。曾经有育英小学的教师何存厚，一次带了五年级学生到江岸上来看景作文，看到诸照禾老人与大自然，与音乐陶然一体的这幅景象时，便立即叫学生在稍远处停下，先观察这位老人的形容神态，而后再考虑怎样把他写入文章。老人有时因为如此陶醉，长时间忘了去起蟹罾，也是常有的事。一般人对于诸照禾的晚年幸福，是理解不到这一层境地中

来的。只有他自己，以及少数几个较有文化的退休职工，能理解、体味其中的乐趣。

不过，若是有人认为理解了诸照禾老人的这一乐趣，便是老人感觉到的全部福份，那就又错了。这固然是诸照禾老人与众不同的一大福份，但却并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最大的福份。他还有更大的福份在。女婿许开国是公社第一把手，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人们在路上遇到诸照禾，总要先打招呼：“诸老啊。”这使他看到，在事实上，他比其他退休工人更为人们所尊重。他心里明白，这不是因为他与众不同，而只是因为他是公社书记的老泰山。于是，每当有人对他表示如此恭敬时，他便一定要递烟划火柴，站下来和对方说上一阵子话，以此告诉人家：他诸照禾并不是那种仗着女婿的权势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到后来，人们果然改变了态度，见到他时，不再有那种拘谨和恭敬，而是随和得多了。渐渐地，有人向他诉苦，告大队书记、大队长直至小队长的状子。他于是回家，在饭桌给女婿打“小报告”，要求女婿过问。女婿也真地去过问了。于是在路上站着同他说话，向他告状的庄稼人越发地多了。有的人甚至于找到他家里来，或找到他钓蟹的江边去。而有些大队干部在路上见着他，忙忙地点一个头，或是脸上勉强做出一个笑来，便匆匆而过。自然，另有一些队干部，对他是越发地亲近了。为四乡百姓做一点事，这其实才是诸照禾老人晚年的最大乐趣，他觉得自己的福份，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里。他也在的确在这类事情中享到一种福。

社员们说：“诸老人好！”话传到他耳朵里，他感动了，个别干部说：“可得提防点那老头子！”他听了暗自一笑。

自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理解老人的。不过，不管是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所有的人在有一点上是决不会有怀疑的，即：诸照禾是有福之人，与全公社所有人相比，他可谓洪福齐天！

但是现在，为了一件事，老人在某一个短时间内忽然发现：他其实是全公社所有人之中最少福份的人！

这是由江洲公社的一个小码头——小砂码头引起的。

二

江洲原是长江中的一个沙洲，早先四面环水，对外交通全靠水路。后来这片沙洲的北边长得与北岸连了起来，江北的人便也赶到江洲的码头来搭小轮船。江洲公社的两个小码头竟日渐热闹起来。南江边的码头，叫莲花池码头。江洲在长江里大体成东西走向，而莲花池码头差不多正处于江洲南岸的中间部位，本地人乘船外出或回来，也就多在莲花池码头上下。东江边的小码头叫小砂码头，靠近长江北岸，附近几个大队的人一般多从这个码头上下。从长江北岸过来的江北人，几乎也全从这里经过。看上去，这个码头倒象是主要为江北人而设的了。诸照禾从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东江边的这个小码头。他把蟹罾下在江边水中钓蟹，人坐在江岸上呷酒时，他的目光每每朝南边那小

砂码头上看。这个小码头，不仅有他自己的人生的足迹，早年还曾有过新四军交通员的足迹。当年，新四军驻苏北一带的时候，新四军的联络员就曾多次从江北来到江洲，从小砂码头上民船，打这儿过江去江南茅山一带。连陈毅也曾经从这儿走过。因为这，在诸照禾的心里，小砂码头，这个远近并不闻名的很小的水陆码头，是附近几个大队的光荣，特别是附近人家的光荣，而他诸照禾家在这些人家之中，是离小砂码头最近的一家。岂止只是光荣而已，这个小砂码头还是几十年时事和生活的见证。日本侵略时，装着日本兵的小汽艇就是打这儿靠岸的；国民党时候，江洲的穷人很多是从这儿上船到江南去逃荒的；解放军渡江，这个小码头上一下子摆开了几十只民船；抗美援朝那阵，附近十几个村子以及江北那个区的参加志愿军的青年们也是从这儿集体过江去县里集中的。解放前以及刚解放那阵，在这个小码头上上下下的，多是衣衫褴褛的，面孔黧黑的乡下人。但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衣服肮脏褴褛的景象渐渐看不见了，映入在江岸上呷酒尝蟹的诸照禾眼帘的，已经是色彩鲜丽的服饰。神色黯然，衣不蔽体的大姑娘不再在这儿出现，甚而至于连长辫子一直拖到屁股下面的姑娘们在这儿也极少极少能看见了。下了船，说笑着走上岸来的，很多是那些对服饰的式样、颜色，对发型极有研究的姑娘们。她们有不少是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办的女青年，有不少则是做庄稼活的姑娘。虽然是乡下姑娘，但如今上海一有什么新的服装样式或是新发型，这里